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刘云祥 美编/雷林燕

# 三官堂

## 纪事

□司马雪

这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官堂。三官堂这个小地名，因为三官堂大桥从甬江上飞架南北，从而成了让更多人有了印象的“知名”地名……

三官堂的早晨是被起床号叫醒的：“唻——哆——/咪——哆——/咪——唻——/唻——哆——”其中，第一个“唻”和最后一个“唻”，低八度。这号音听起来悠扬舒缓，余音回还，甚至显得有些慵懒，似乎很适合伸一下懒腰，打一个哈欠。但对战士来说，在就是命令。起床的命令也是命令，尽管它悠扬舒缓，余音回还。

村庄的公鸡在号音声中如梦初醒，觉得报晓的活让人给抢了，丢了面子，就憋足劲啼鸣起来：“喔喔——喔喔——”那时每家每户都养鸡，因而公鸡的“喔喔”声此起彼伏，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组合成了多声部的大合唱。

在公鸡的报晓声中，马路上传来了战士们出操跑步的脚步声。“一、一、一二一……”这声音整齐划一，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共振感，甚至能想象出一脚落地一脚弹起来以及手臂摆动的动态感。

战士们所属的部队叫“海调四大队”，大家穿军装，但从事的是“海洋调查”工作。在甬江北岸的码头上，总是停着几艘草绿色的“兵舰”（其实是海洋调查船）。“兵舰”威武雄壮，粗大的锚链垂下江面，那紧绷的样子很像哨兵那条严肃的眉宇。船首有面红色的旗子，始终以奔腾的姿态迎风招展，似乎永远不知疲倦。偶尔会有更大的“兵舰”靠泊在码头边，银白的颜色让人联想到海鸥闪亮的羽翼；舷号上写着“向阳红01号”这样的字，像是预示着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。

与“海调”有着粗壮的水泥柱子支撑的固定码头不同，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泥箱体做成的浮动码头，它会随着潮汐的变化起伏，高高低低，仿佛时刻不停地在告诫人们：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着的；运动是绝对的，静止是相对的。这是三官堂油库的码头。

三官堂油库，人们通常叫它“大油库”，因为毗邻它的还有一个别的系统的

油库，占地面积要小得多，因而只能叫它“小油库”。大油库里，醒目处写得最多的四个字是“严禁烟火”。用仿宋体写的“烟”字，火字旁的那一点，远看，像一只可爱的小蝌蚪，又像是一滴从叶片里滑落下来的小水滴；走近，一比划，原来比小孩子的头还大。此外，最一目了然的，是写在油库车队车库的山墙上的八个大字：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。

大油库里矗立着好几个高高大大的储油罐，人们叫它“油池”；那些小一些的、横卧的储油罐，截面是椭圆形，人们叫它“坦克”。那时候不理解，这怎么是坦克？坦克不是有履带、能开动、还有长长的炮管的战车吗？后来学英语，才知道在英文中坦克(tank)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指(贮存液体或气体的)箱、槽、罐。“油池”和“坦克”的颜色不同于现在的银灰色，而是深深浅浅交错杂糅的草绿色，粗细不同、深浅各异的色块龙蛇般游走、纠缠，很有一种抽象画的味道。这其实是一种伪装色，很像现在迷彩服的颜色。所不同的，因为是大型“迷彩色”，如果肉眼仔细辨认的话，竟然能看到鸭子或者鹅这样的象形物。

大油库的南北大门，都有身着陆军制服的解放军战士站岗。军装是“65式”的，用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少剑波的话来说，那就是“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，穿着它自带一股逼人的英气。北大门的岗亭在传达室对面；南大门的岗亭设在甬江的江堤上，这样油库和油库码头都能兼顾。

大油库的北门，有一条砂石公路垂直地通到宁镇公路，那个交叉点的北面，就是从宁波方向由西向东开过来的5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——三官堂站。这是一个有简易小屋供乘客等候的车站，最大的好处是冬天能够避风、雨天能够避雨，这比前面几站的路林、常洪要阔气得多，因为它们只有站点没有屋子。

从地界上来说，三官堂属于镇海县，市内公共汽车延伸到市外，5路车可能是唯一的例外。因为跨界交通，一般属于长途汽车完成的事。

宁镇公路也是一条砂石路，晴天的时候，汽车开过去，会扬起一阵黄褐色的灰尘。没有风的时候，扬尘沉降的过程，像是一张网，以慢镜头的方式撒向路面。偶尔，快速转动的车轮会弹起路面上的石子，水花四溅似的。尽管如此，三官堂人还是有一种交通便捷的自豪感。宁镇公路就像是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宁波，一头挑着镇海，而三官堂恰巧是在居中的位置。

从宁波开过来的5路车，头班车的乘客总是满满的，大多都是到大油库和窑厂上班的人，当然也有农民和士兵。如果凑巧的话，走在路上齐头并进的三个人，刚好是“工农兵”。

窑厂在“海调”的东面，大烟囱上写着“地方国营宁波砖瓦二厂”几个字，老远路就能看见。窑厂原先是用轮窑烧砖瓦的，后来新建了一个隧道窑，烟囱要比轮窑的烟囱至少高出两截。站在烟囱的底部往上看，烟嫋嫋娜娜地在半空中散去，会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。烟囱里飘出来的烟，似乎永远与天上的云对应着：蓝天白云的时候，飘出来的是白烟；阴雨天的时候，飘出来全是灰色的或黑色的烟。

窑厂没有门卫，是个开放式的厂区，随时可以“参观”。这是孩子们喜欢逗留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的“泥胚”可以玩耍。青灰色的泥胚，看上去十分干净，没有一丝杂质，有时候还会闪烁瓦蓝的光，往往被孩子们想象成面粉团或者橡皮泥，压成大饼，搓成油条，捏成碗盏……

环绕窑厂、“海调”、大油库这些单位的，是“联成大队”广袤的农田。“联成”早些时候叫“联陈”，因为大陈家庄、小陈家庄是生产大队里比较大的村子，取这样一个名字的原因，可能可以追溯到互助合作化时期。

生产队里农田，永远像风景画一样美丽。刚插下秧的水田，禾苗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些疏离，于是蓝天白云的倒影乘虚而入，像调皮的鱼儿在微微荡漾的水波里游来游去。禾苗渐渐长大，于是显得挨挨挤挤，绿色的田块一望无际，连土黄色的田埂都被悄悄隐去。稻子变黄的时候，谷穗瞬间凝重起来，低头，弯腰，仿佛在给它养它的土地鞠躬，表达一种敬意。

春二三月的时候，是田野的色彩最丰富的时节。油菜子个子最高，嫩绿的秆开出嫩黄的花，黄莹莹的一片。麦子稍矮些，绿得微微发青，绿油油的一片。紫云英简直像毯子一样铺在田里，紫色仿佛洒在玉白的花瓣里，在绿色的枝蔓中妖艳成一片。

说到底，三官堂还是农村，但有窑厂、“海调”、大油库相伴，就不是一般的农村，是个与别处不一样的农村。

三官堂是在熄灯号的旋律中睡去的。“哆——/哆——/咪唻——/咪哆——”，都是高八度的音，但号音响过之后，整个夜色都沉浸在安详的静谧中了。